

燕雀

文 / 响 雷

第七届全国打工文学征文大赛小说铜奖

—

冬日午后，南方的太阳像一池温水，泡得人熨熨帖帖。柴雀抱腿坐在沙滩上，看着海浪由远而近，像一群白鸟永不停歇地追逐嬉闹。酒店不忙的时候，她喜欢就这样坐一会儿，一个人，背对着她身后的酒店，什么都不用管不用问，仿佛时间停住了脚，仿佛身后的世界化为乌有。十六年前老家柴庄那个夏天的午后，总会在这个时候悄悄篡改她的时空。

她清晰地记得，那天蝉鸣贯耳，阳光白得让人眼前发黑，她抱着两只花皮瓜，匆匆往村东头海燕姐家赶去。花皮瓜是她午饭前摘的，在井里冰镇了两三小时，正解暑。这瓜是本地品种，味淡，多水、鲜脆，海燕姐爱吃，柴雀从小就知道。瓜是柴雀妈妈种的，在自留地上藤藤蔓蔓，长势正旺，可是，种瓜人却不在。柴雀高考前几天，妈妈突发心肌梗塞，没来得及送医院，走了。柴雀在妈妈的丧事中应付了高考，落榜在她走进考场前已经板上钉钉了。其实柴雀学习尚可，正常发挥考上专科不成问题，跳一跳攀上本科线也说不定。命运偏就捉弄人，柴雀考砸了。

柴雀想过复读，但想想而已。她爸柴富仁沉于丧妻之痛久久难愈，成天哭丧着脸。有一回说，柴雀你别在我眼前晃了吧，一见你就想起你妈。也难为他，谁让柴雀跟妈长得像呢，眉毛眼睛鼻子照一个模子塑的，连鼻翼间隐隐的小雀斑也差不多。柴雀一忍再忍，忍无可忍，跟着掉泪，复读不复读在那个夏季算不上个事儿。熬过了妈妈的七七之日，柴雀决定出去闯一闯。这辰光，她三伯家的堂姐柴海燕自南方回来了。柴海燕大她三岁，

在外头闯荡了四五年，听说当上了大酒店的经理，风光得很，回来时，胸前挂着折叠式手机，直晃眼。村支书在场边撞见了，把腰带上的呼机直往衣下摆里塞。柴海燕在外头很忙，一般年底回来一趟，这次例外，奉了父母之命，回来相亲，这事耽误不得。对象也是本村的，叫大春，高中毕业后在镇上最红火的毛巾厂里当保全工。两人从小就认识，虽没一起玩耍，但相互知道这么个人，上学路上遇上了点点头。命运就是这么奇妙，媒婆一搭线，两人对上了眼，比买小猪崽子还快，没有讨价还价，媒婆脸上绽出花说，真是天定的姻缘，年底回来摆定亲酒！

柴雀抱着花皮瓜，往海燕姐家的八仙桌上一丢，跑到厨房里拿菜刀，像在自家一样。柴海燕这趟回来的任务完成了，明天就要动身回南方。柴雀削了瓜，切一牙给海燕姐，一牙自己啃起来。柴海燕不接瓜，到厨房拿了筷子，一根筷子扦了上去，瓜里的水顺筷子流下来。

柴雀吃着瓜说：“海燕姐，见了世面，可真讲究。”她记得以前海燕姐吃瓜的样子，拇指食指钳着瓜，兰花指一翘，跟电视里的大小姐一样。印象中，海燕姐的手很美，柴雀偷眼看了一下，还是那样纤细，像白玉。

柴海燕红了脸，自顾啃瓜，啃一阵，说：“瓜真脆。”

柴雀说：“明天真动身？”

柴海燕不啃了：“雀儿，你别白费心思了，外面难得很。”柴海燕知道柴雀要说什么，先打预防针。柴雀昨天已经来磨过一回。

柴雀也不啃了：“海燕姐，你就当可怜我，这家里呆不下了。”说着眼泪就快落下来。

后来，柴海燕她爸，也就是柴雀的三伯拍了桌子：“柴雀可怜，又是自家亲戚，你不带也得带，当初你不也是小凤带出去的吗？人不能忘本。”柴海燕拗不过，爸的话得听。柴海燕去南方打拼，确是她二伯家的堂姐柴小凤带出去的。

那时候，柴庄人打工，都是从县城坐着绿皮火车往南方去的。柴海燕带着柴雀，两个女孩在硬座上倒腾屁股。柴海燕是个啰嗦鬼，这是柴雀重新给她的定义。柴雀记得，海燕姐一向文文静静的，一开口就脸红，没想到出去开了眼界，老练了。醒着的时候，柴海燕无时无刻不在传授着她身在他乡的处世之道，钱放哪有讲究，见人说话有分寸，什么地方能去什么

地方不能去……像火车啍切啍切地一遍又一遍。柴雀在话缝儿里插嘴说：好的晓得了我真的晓得了我真的真的晓得了……

好不容易火车到站，柴雀伸个懒腰，蹦蹦跳跳起来。柴海燕在她身后拉着脸，撑着腰杆，你个小丫头，哪来的劲头。

“海燕姐，底下咋走？你地，前面地，带路。”柴雀冲到站前广场中央，热血沸腾着。

柴海燕偏过头，左看看右看看，拉着柴雀来到一处树阴下的长椅旁。长椅铁艺的，烫屁股，柴雀触了一下抬起来，又被柴海燕硬按下了，柴雀似乎嗅到烤肉味。柴海燕居高临下：“雀儿你听着，我是没打算带你出来的，既然你定着头要来，我也只能带你到这，接下来的路你自己走，姐伺候不了你。”

怎么下了火车换了脸，这还是我的海燕姐吗？柴雀趁机站起来。“我柴雀什么时候要人伺候过？”她扯一下粘在屁股上的裤子，又讪讪地说，“海燕姐，你不带这么狠心，就让我跟着你，伺候你吧。”

“别跟我媚。人在外，靠自己。前面有个公交站台，你坐 21 路到头，那边是新起的电子产业园区，厂子多，找个饭碗问题不大，出来怎么混我在车上教过你。”柴海燕拔出一把红的票子塞过去，似乎早就在口袋里准备好了，“这个给你，够你抵一阵，宽裕了再还我，混秃了就拉倒。”

海燕姐真不像是说笑的，原本等着她一通恐吓之后接一句“但是”，但是没有但是。柴雀垂着两只手坐下来，用一分钟时间，闭目、咬唇、吸气、呼气，忽然猫一样从柴海燕的臂弯下钻过去，后背滑过票子，哗啦啦响，丢下一句话：“海燕姐，你不要我拉倒，我柴雀有手有脚，就不信养不活自己。”

“雀儿，你给我站住，话还没说完呢。”柴海燕跟上来。

“我就知道你不会这么狠心，就让我到你酒店里干，我不怕吃苦，端盘子洗碗扫地都成。”

柴海燕避开她那双会笑的眼睛，盯着她塑料凉鞋里翘出来的大指头，没有接她的话头，拿出严肃的样子：“你得把我的手机号记着，遇到事打给我。”

柴雀拉下脸的同时转身便跑。柴海燕跟在她身后，复读机一样播放着

她那拗口的号码。

二

那一年，柴雀虚龄二十。她经常把柴海燕的号码在脑子里盘一遍，怕忘了，但就是不愿去拨。如柴海燕所愿，她果真在一家电子厂里落了脚，钱多钱少不计较，管吃管住就好。有时候，柴雀躺在一米宽的床上，没事就想海燕姐，她怎么就不要我呢，嫌我拙？我干活巧着呢，正月里请年酒，洗碗择菜切冷盘，里里外外一把好手，想不通，要不明天打她手机问问她，我到底差哪儿了，算了，不想了，睡……

一天十几个小时的班，一宿舍里六个人，有五个挨不到床就先扑倒了，就柴雀回宿舍依然是活的。柴雀一个屁股一个屁股拍过去，有的紧绷有的瘪。柴雀哼声说：“你们这些大小姐怎么回事，这上班动动指头就行了嘛，又不是力气活儿，一个个包身工似的。”最紧绷的小红翻个身说：“柴雀，你咋回事？上班偷懒颠瞌睡了吧。”柴雀不与争辩，昂着下巴笑，厂里干活计件，她的成果扎扎实实码在那儿呢。经过了三个月的试用期，柴雀顺利地签了合同成了正式工。当然不是所有干得好的都能混成正式工，正式工什么概念？厂里签合同、缴保险、涨工资，年节假日有休息，还发福利，多少人巴望着。那时刚刚迈入二十一世纪，在这种私营工厂，正经的大学生也不一定有这样的待遇。绝大多数像柴雀这种外地打工的，试用期满，象征性涨点工资，接着干呗，由临时工转为长期临时工。

可是，柴雀却成了正式工，她自认为干得好，试用期满转正，天经地义的事。一宿舍的姐妹、一车间甚至一厂的兄弟姐妹可不这么认为，这一定是公子使了劲，鬼都晓得。原本有说有笑的姐妹们与她凭空隔阂了，有的甚至眼神里深埋了不屑与嫉妒，有的背后说，神气什么，还不是肉换的？柴雀察觉了些苗头，有一回揪住小红问：“一个个怎么的，得罪了谁似的？”小红偷偷说：“你最好离公子远点，都说这人一肚子坏水。”“什么公子少爷的，我怎么会认识。”小红声音更轻了：“就是……就是钱科长。”“钱一多？”柴雀惊叫一声。小红耗子似的窜了。

钱一多是柴雀进厂报到时认识的，人事科的钱科长，二十五六岁，头发中分，风一吹，遮住迷离的小眼睛，他总会恰到好处地一甩，回归原发型。

当时，钱一多盯着她的身份证看了又看，竟然有人叫雀。柴雀说，姓柴名雀，你没看错。

柴雀的名字是她爸给起的。柴庄的人听了都摇头，她爸柴富仁却深以为豪。柴富仁是乡里的代课老师，当年，风华正茂的柴老师坐在洋油灯下捻乱三五根细须，一拍桌子，就这么定了！他老子，也就是柴雀的爷爷也拍了桌子，亏你一肚子墨水，给闺女起的什么名儿，雀，多土的鸟，将来怎么找婆家？柴富仁笑说，你看这庄上一般大的闺女，东头柴二、柴三家的，小凤啊、海燕啊，多俗气，我家雀儿，叫着上口，听着舒服，一庄上的娃，没一个名字及得上……柴老师的嘴上功夫了得，他老子直瞪眼。

单看名字，钱一多就对这个小姑娘印象深刻了。后来又巩固了一次印象，是在女工宿舍门口。柴雀大清早的拉了肚子，上班快迟到了，提了裤子飞奔而出，结结实实撞在钱一多的白衬衫上。两人一起倒进了路边花坛，压扁了一大片麦冬。钱一多明明被压在下面，却问她，疼不？柴雀慌张地爬起来，脸红得把雀斑也盖下去了。钱一多说，小柴雀，你飞慢点。后来，有时在车间，有时在去车间的途中，有时在宿舍门口，钱一多总是有事没事找柴雀说说话，开玩笑。柴雀觉得钱一多很风趣，一见着就心跳不已。钱一多就是公子，钱一多怎么会是公子？对于公子，柴雀也是久闻大名的，大多在宿舍熄灯之后，出没在姐妹们的八卦里，说得最多的是，今天公子又和谁好了，谁谁成了正式工肯定是勾搭上了公子，今天谁谁谁看见公子光天化日进了女工宿舍大半天才出来，乱发遮住了脸。柴雀从没把公子与钱一多搁一块儿，厂里先来一步的姐妹们都先知，老板的儿子，也就是大家口中的公子，高考没考上国产的大学，却读了进口的大学，学成归来，掌管厂里的人事，实际上，老板让他先熟悉情况，留着接班呢。刚送进厂那阵，老板有意隐瞒儿子的身份，有点太子寄养民间那层意思。三天没到，钱一多露出尾巴，开着崭新的奥迪在厂里的水泥场上撒出一溜青烟。厂里一下子炸开了锅，女工们为了美好的未来，争相学习起化妆艺术，一个赛一个的浓艳起来。钱一多蜜蜂似的，在花间穿梭自如，于是女工们私底下都叫他公子，听着像个贬义词，实则羡慕嫉妒恨。

幽默风趣与油滑轻浮该怎样来区分呢？刚刚从校园出来不久的柴雀还没这本事。公子，钱一多，钱一多，公子……柴雀在心里反复比对，给他

们画上了等于号，头皮有点涨。当上正式工了，她正盘算着抽个空请他吃顿饭呢。公子就是钱一多，小红的一句话像洗脚水泼在她的头发上。

那天，当钱一多像往常一样游荡进车间里，在埋头干活的柴雀身旁轻轻一靠，手心里魔术般变出一块巧克力的时候，柴雀像在田边小路上见了狗屎似的，侧身避开。钱一多没靠稳，借势扑倒在她大腿上。柴雀急得脸红红的：“钱科长，你看着点路。”钱一多慢吞吞爬起来，以为柴雀故意逗着玩儿呢，心里更痒痒了，但碍于车间里施展不开，在柴雀耳边说：“晚上请你吃饭，下班我在大门口等你，不见不散。”柴雀正要回绝呢，他已吹着口哨，摇头晃脑走远了。自从知道了他就是公子，柴雀看他越看越像公子，走路都是轻浮的。

柴雀下班直接往食堂跑，不正经的男人，躲得越远越好。柴雀从小接受的教育一是一，二是二，特别在做人方面，她当代课教师的爸灌输给她一板一腔的为人处世原则。

钱一多在厂门口等柴雀，左顾不见、右盼不来，绕着奥迪转圈。渐渐地，厂门口的人影稀了，钱一多反而不焦躁了，坐进他的奥迪，摇下窗，敞开门，把腿从窗洞里塞出来，点燃一根烟，一根烟抽完还不来自己大吃一顿去。这时，钱一多注意到不远处一个女子，估计也在等人，钱一多之前就看到了，没在意，现在闲着也是闲着，同病相怜了，开始观察起来，女子却转了身，准备离开。

“美女，等谁呢？”钱一多在车窗上荡了两下腿，算打了招呼。女子说，“我向你打听个人，叫柴雀，是你们厂的吗？”

钱一多把腿从车窗里拨回：“是啊，我们熟着呢，你是她什么人？”

那女子跳了起来。“太好了太好了，总算找到了！”拉起钱一多的胳膊说，“你能帮我找到她吗？”

“请问你是？”

“她姐。”

“哦？”钱一多深吸了最后一口烟，把烟屁股摔地上，碾了，“找她嘛，小事一桩，跟我吃个饭呗，我帮你找她。”

“吃饭？我请你找人，你请我吃饭？”女子警觉起来，眨巴眼睛，也

就几秒钟的犹豫，她头一昂，坐上副驾驶，“走，吃饭就吃饭。”

三

柴雀再次遇上海燕姐，是她放了钱一多鸽子那天的深夜，地点是园区派出所。柴雀像往常一样睡觉，可是没能像往常一样睡踏实，躺在床上计算着得罪了公子的一百种死法，好不容易切换成做梦模式了，门卫大爷催命似的捶门，喊她去传达室接电话。

这是从未有过的事情，自从她在电子厂落了脚，没有与爸、亲戚、同学，或者任何熟人联系过，谁这大老晚的急着给她打电话呢？柴雀揉着眼，跟在门卫大爷后面跑着跑着，脑袋清醒了些：“大爷，谁的电话？这么晚烦着你。”

“不烦不烦，是钱科长。”

柴雀就定了腿，报应来得也太快了，大半夜也不放过。

“走啊，丫头，急着呢。”门卫大爷回头拽她。

柴雀极不情愿地接了电话，极不情愿地接受了他的指示，骑了门卫大爷那除了铃铛不响其他处处作响的自行车，赶赴派出所。钱一多在电话里好说歹说，她就一个字，不！要不是钱一多挂电话前那句话，她是不会出来的。他说，你姐出事了。

姐出事了！一定是海燕姐了，柴雀路上想，出来打工她把我一撂开了，她出事关我什么事。但依然狠命地蹬着踏脚，车都快散了。

“你认识钱一多？”警察同志一脸严肃。

“认识。”柴雀喘着粗气。

“你们什么关系？”

“没……没什么关系，不，同事，同事关系。”

“你认识柴海燕？”

“认识。”

“什么关系？”

“姐妹，一个村的，她爸是我伯。”

“钱一多和柴海燕什么关系？”

“没……没关系。”

“到底什么关系？如实说。”

柴雀颤了一下。“不……不知道。”柴雀让许多关系绕晕了，但她还记得为了啥事赶来的，“柴海燕犯了什么事？”

“那要看你能不能证明他们两人的关系。”

他们两个人，八竿子打不着，能有什么关系？柴雀肚子里问自己，钱一多是花花公子一个，海燕姐打工妹一枚，不会是钱一多勾搭了海燕姐？按理不会吧，海燕姐在老家相了对象快定亲了。可是，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大半夜里一起关进了派出所，会是什么关系？

“抓紧时间！”

“他们是……是恋爱关系吧？”

“你问我还是我问你？”

“对，他们在谈恋爱。”柴雀想不起来自己什么时候说过谎，胸膛里有只兔子撞来撞去。

柴海燕出来时，警察同志在她耳边说：“小心点，下次没这么走运。”话说得又轻又快又重又狠，一滑而过，但狠狠地钻进柴雀的耳朵里。

钱一多靠着柴海燕，讪讪地说：“我说能帮你找到柴雀的，没骗你吧。”

柴海燕没睬他，埋头走。出了派出所，柴海燕在路灯下看着柴雀：“雀儿，我找死你了。”说着，眼泪就簌簌地往下落，映着昏黄的光，像珠帘。

“我就是个包袱，你甩就甩了，干吗又要找我？”

“你是我妹，我怎么会甩你？”

“好了好了。”柴雀站住了，气就上来了，“看你们干的好事！”

“好事？我们能干什么好事？”钱一多插进来。

“你误会了，雀儿，我们没什么，你别瞎想。”

“我才没瞎想，都闹到派出所了，你不嫌丢人？要不是因为你是我姐，我才不来。”柴雀说，“你走吧。”

“好吧，我走。”柴海燕嘴角挂起笑，“至少你还认我这个姐。”

“嗨，你不是一直找她吗？”钱一多打圆场，“不多聊会儿？”

“看到她好好的，我就放心了。”柴海燕转头走了。

第二天一上班，人事科的小胡喊柴雀，把柴雀引入他的办公室，从外

面把门掩上。钱一多在里面，叫她坐，她不。钱一多晃着腿说：“昨晚的事，我有必要解释一下，免得误会。”柴雀说：“与我没关系。”钱一多点燃一支烟，在烟雾里说：“昨天不是喊你吃晚饭么，你怎么不来？”

“没空。”

“你看，你没来，我等啊等啊等，这不正好遇上你姐了。我这桌子都订好了，遇上你姐也是个缘分，我这人吧，你是知道的，朋友人，一起吃个饭呗，也不是多大个事。”

“吃饭吃进派出所了，警察管得够宽啊。”

“这不，后来事情又发展了嘛，我们吃饭总不能光埋头吃吧，不得聊聊天？我就问你姐叫什么，她说叫柴海燕，接着我又问她在哪工作。”

“哪？”柴雀竖起耳朵。

“你不知道？”钱一多故作惊讶。

“我只知道她在大酒店，具体哪个大酒店我不清楚。”

“哈哈，她起初说在大酒店做经理，我这人什么眼力？做人事的，我瞧着不对头，我问她在哪个大酒店。她说是盛世大酒店。盛世我熟啊，怎么没见过你，我说给盛世的陈总打个电话，问一问，她就慌了。”

“那她在哪工作？”

“后来经我开导一番，说在盛世对面的海上花。”

“海上花是啥？”

“是个洗浴休闲中心。”

“她竟然在那种地方！”

“也没什么嘛，我当时一听，不如吃好了放松放松。她不乐意，我说，我请你吃饭，又照顾你生意，你还不乐意？后来就去了。她帮我捏了脚，你别说，你姐她手艺真不赖，我脚现在还舒坦着。”

“她不是我姐。”柴雀恨不得立刻撇清关系。

“好好好，不是就不是。不过你别误会，我们真没什么，就普通的捏个脚，你姐说了，她只捏脚修脚，别的活不干。”

“那怎么弄到派出所去了？”

“倒霉呗，警察搞突袭，抓了一堆男男女女，这不就一起弄进去了，我们多无辜。不然派出所也不会轻易放了咱们，对不对？”

“说完了？说完我走了。”柴雀不想深究下去，没有意义，不如到此为止，她选择用这段说辞覆盖昨晚的事实，虽然钱一多说话多半不靠谱，油嘴滑舌的。

这天晚上，柴雀躺在床上想这个事的时候，另一个问题迎刃而解，海燕姐为什么在车站丢下我？她不是大酒店经理，怕露了馅儿，丢人呢。

原来如此！解开了结，本应该睡踏实的，柴雀反而睡不着了。

四

隔了些时候，柴海燕跑到柴雀的电子厂里找她，也是在傍晚时分。这个时间，柴雀下班，有空闲。

柴雀走到厂门口，看看柴海燕，柴海燕的妆很厚，脸煞白，唇深红。“你不需要化这么浓的妆，本来白白净净的很好看，这一弄都不像你了。”

柴海燕说：“不像我才好。”

柴雀笑笑。

柴海燕说：“让你笑话了，带你上火车那天，我就知道迟早会露馅，纸包不住火，没想到这么快。”

柴雀说：“你挣钱多，我凭什么笑话你。”

柴海燕也不介意：“我只捏脚修脚，挣不了多少钱，但肯定比在工厂上班强些。”

“看你的手，细白粉嫩的，不像我，才出来不到半年，手都长了茧。”

“有什么好羡慕，成天跟臭脚打交道。”

柴雀就沉默了，揭了海燕姐的伤疤，有些过意不去。

柴海燕说：“快过年了，你几时回去，车票紧张，得提前订。”

柴雀说：“这么快就得回去了，天还没冷呢，一点也不像快过年的样子。”

柴海燕说：“呆子，南方就这样，没有冬天。”

柴雀说：“想想我爸那样子，我就怕回去，要是我妈还在多好。”

柴海燕说：“雀儿，不要多想了。”

柴雀低下头：“不如你回去吧，我不回了。”

柴海燕说：“我带你出来了，不把你带回去，不被你爸怪罪死？再说，正月里我订婚，你不来喝酒？”

柴雀抬起头，笑笑。

柴海燕说：“雀儿，开了年，我就不出来了，出来漂了这么多年，我准备在家好好过日子，生个娃，安安生生过一辈子。”

柴雀跳起来：“这样好，要不我也不来了。”柴雀想到钱一多，与其让狼惦记着，不如早些离开这狼窝。自从柴雀不搭理他，他越发跟得紧，像苍蝇。柴雀有些招架不住。

柴海燕说：“也好，这样我们还一起回去吧，都不来了，这鬼地方。”

柴雀用力点头。

“雀儿，回去你得帮我紧着嘴。”柴海燕眼睛忽闪着，“我是在盛世大酒店做经理，你知道的，村里人都知道的。”

“这我懂。”柴雀微微一笑，“你很喜欢酒店？”

柴海燕说：“盛世大酒店在我们对面，我头一抬就能从窗里望见，有一回走进去，大堂经理穿得整整齐齐，干干净净，站得很直，我真羡慕她。”

柴雀说：“你也可以在大酒店找个工作的。”

柴海燕叹口气：“雀儿，不提了，我走了。”

“我请你吃晚饭吧。”

“不了，回去得上班。”

腊月二十五，在向北的火车上，柴雀说：“姐，我真怕回去。”柴海燕说：“我也是，五年了，每次都怕。”柴雀说：“我怕我爸，我是怕他提起我妈。”柴海燕说：“我不光怕我爸妈，我怕一村子的人。”柴雀说：“我们这次回去，再也不来了。”柴海燕直点头。

开年的正月二十四，在向南的火车上，柴雀和柴海燕一路没有说话。年前，她们说好的，再也不去了。没到一个月的时间，她们食言了。

柴海燕不去打工其实也没什么，没人逼她，但她似乎又不得不去，自己逼自己。热热闹闹办了定亲酒，柴海燕想，终于安生了。说是定亲，其实与结婚没有本质的区别，这年头，柴庄人也解放思想了，少一张结婚证不打紧，日子可以先过起来。要不是大春还差半年到婚龄，不好领证，定亲酒与结婚酒就连起来办了，大吃两天。

正月里，沉浸在大喜之中的柴海燕跟着大春到亲戚家吃年酒，大春把

准新娘介绍给七姑八姨认识，总会强调一下，媳妇她在大酒店里当经理哩，说时一脸的骄傲。后来在床上，大春说，燕儿，要是你上班去了咋办，我得多想你。柴海燕说，你想我，我就不去上班了，反正你养我，嫁鸡随鸡了。大春就把她抱得紧紧的。过了两天，大春说，燕儿，你真不去上班了？柴海燕认真说，真的。大春挠着头。

后来一天早上，吃着早饭的时候，大春妈说，这才正月十五，东家西家的，一个个都出去了，这急的，把钱也看得太重了。转头又说，海燕，你几时动身？

柴海燕喝着粥，差点呛着，忙咽下说：“我不出去了，就到县里找个个工作吧。”大春妈放下粥碗，正色说：“这县城净闹下岗，有出息的年轻人挣着出去呢，能在外面找个好工作不容易。”大春说：“我们这毛巾厂，刚分配那会儿一个个削尖了脑袋往里挤，这才几个月，过年差点发不出工资。”大春妈说：“趁着年轻，再出去闯闯，攒些家底。”大春说：“燕儿，你们酒店招不招保安，要不我跟你一起去。”柴海燕真呛了，连忙说：“你这固定饭碗不容易，多少人惦记着呢，比保安待遇高。”

柴海燕收拾着行李，打算动身的时候，柴雀来找她。柴雀说：“你真还要出去？”柴海燕说：“不提了。”柴雀说：“那我还跟你去。”柴海燕说：“你不是不想去吗？”柴雀叹口气说：“不提了。”

柴雀回来前前后后不足一个月，她看着爸，越看越陌生。回家那天，她看着自家门前，枯草齐膝，丝瓜藤更是疯了，顺着竹架一路攀延，爬上屋檐头，一步一个脚印地占领了屋顶整个向阳面，就算霜雪洗礼之后，枯了瘪了，仍然死赖着地盘。这还是家吗，柴雀鼻子里酸酸的，妈在的时候，丝瓜藤怎么有机会爬上屋顶？

回家一段日子，她把家里收拾得有点家的样子了。爸仍是三天一小哭，五天一大哭。与爸阔别半年，柴雀有点咀嚼出味儿了，爸的哭里，更多的不是思念，而是某种依赖，一向受人伺候惯了，突然什么都要自己动手，不适应，于是哭，像要糖吃的孩子。

那一年，学校清退了一批代课教师，柴富仁首当其冲，他已经把忧伤带入了课堂。清回家乡的柴富仁便是纯粹的农民了，但他却没意识到自己的农民身份，依然时常哭哭啼啼，像个羊角风病人，说不准什么时候就发

作。直到深秋的时候，课本上描写的丰收的季节来临了，看到村里男男女女们弯在田里割稻子，他开始察觉自己应该干什么，不然来年要饿肚子了。他也学着人家，提了锈迹斑斑的镰刀，像准备一场战斗似的奔向稻田，先问了柴三：“三哥，我家的稻田是哪一块？”柴三用镰刀柄指了指：“那，草最高的就是。”他跑到田头，先蹲下来一阵哭，秧苗是妻子在的时候插的，如今真是睹物思人，他责怪自己没早些来看看，这些妻子亲手栽下的秧苗在寂寞中一节一节地从青到黄。柴三跟过来看，“富仁，你就不是种田的命，看看，可惜了，这一田，草长得真好。”自妻子去世，这块稻田就没人料理过，柴富仁不知道种田还要除草施肥打农药，或者说，他根本没关心过自家的田在哪儿。

柴富仁的哭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，邻村一个草台班子的头儿梅小兰作出这样的评价，她第一次听到就被严重感染了。他的哭不是单纯的抢天呼地的哭、嚎、泣，而是融入了具有地方戏特色的唱腔，抑扬顿挫，近乎悲怆，更重要的是哭里有词，言之有物，以物寄情，比如吃饭吃着就来了：我拿起筷子把饭吃，筷子都是成双对……比如那回在田边看到稻子：稻子金黄无人收，插秧的人儿已成烟……这也是柴雀铁了心出去打工的原因，她受不了这么强大的艺术感染，老鼠啃着心一样。梅小兰却不一样，她是搞艺术的，感染力越强她越得劲。那天，村里老了人，主家请了梅小兰的班子。在她的戏台下，柴富仁坐在板凳上看她的戏，看着看着有感而发，即兴发挥，淋漓尽致。他砸了梅小兰场子。台子上的梅小兰看愣了，差点忘了谁是演员谁是观众。散场后，她在人群里拉住柴富仁的臂，“你到我们班子里来吧，待遇好商量，我们正缺一个你这样的人才。”柴富仁抹了泪，瞪着她，“你把我当什么人了？”柴富仁的哭属于自娱自乐那种，真让梅小兰觉得，高手在民间。在家里，柴雀成了他最主要的听众，其实他也不是特意哭给柴雀听的，柴雀很被动，恨不能把耳朵用盖子盖住。柴雀急了说：“你不能再哭了，大男人家的，死了老婆的人多了，有谁像你。”这一吵更是点燃了炸药包信子，柴富仁的哭词有如黄河之水：“雀儿妈，雀儿妈，你在那边听见了吗，世间哪有这样的女儿。我孤苦一人无人问，诉两句衷肠受人嫌，我教书育人半辈子，自家的女儿不待见……”柴雀有时觉得爸可怜，孤独一人，不会自理，真想在家附近找个工作，照应着里里外外，

但是，要真留在这样的家，自己可怎么活？还是狠了心肠，收拾了包裹，逃吧，眼不见为净。

五

幸亏柴雀及时赶来了。

当她出现在电子厂宿舍门口时，小红捏住她的双肩，欢喜说：“太好了，你可算来了。”小红与她走得近，一有什么事总是先与她分享。柴雀一路颠簸，正疲着，淡淡地问：“又有什么新鲜事？”小红松了臂：“厂里初八就开工，你怎么现在才来？”柴雀进了宿舍：“我本不想来呢。”小红说：“幸好你来了，不来你完了。”柴雀丢下行李：“怎么就完了呢？”小红说：“可不得了，钱科长找你找疯了，都来咱们宿舍几趟了。”柴雀坐到床上：“早知道真不来了。”小红说：“可不能，你是正式工，签了合同的，你不来就是毁约，要罚款的，听说他都准备着给你老家寄什么函呢。”柴雀站起来：“早知道不跟他签什么鬼合同，让鬼缠上了。”

“谁在背后骂人呢。”钱一多不早不晚出现在门口，阴沉着脸。小红赶紧笑脸贴上来：“哪有哪有，柴雀她来了，她来了！”钱一多说：“呵，这都几号了，随意旷工得倒扣工资，厂里有规定。”柴雀不懂规定，她没关心过这，但她知道是规定就得遵守，姿态很高地说：“你家的厂，规定是你定的，随你扣。”“你等着。”钱一多气得转身欲走，堵在门口说，“要是你晚上陪小爷我吃个饭，扣不扣有得商量。”柴雀“咚”地把门关死。

第二天，柴雀还是没能逃过一劫。当她投入到车间里，开始工作的时候，人事科的小胡匆匆地跑过来说，钱科长请你去一下。柴雀组装完手上的电子元件，在屁股上擦擦手，科长有请，怎么也得去，兵来将挡呗。昨晚，柴雀在床上规划了一宿，侧身朝外，正式工怎么了？没规定说正式工要一辈子拴在厂里，签个合同又不是卖身契。翻身朝里，正式工不能说走就走，那我辞职呀，扣钱随他扣，落在公子手里，这辈子就完了。

依然像上次光临人事科的办公室一样，是小胡从外面把门带上的。柴雀站在门后，准备先发制人，清清嗓子说：“钱科长，我准备辞职。”

“辞职？”钱一多站起来，“作为人事科长，我有责任挽留一下，你倒是说说，哪里亏待了你。”

柴雀索性把话撂开：“论干活挣钱，在这呆着还行，可你老是缠着我，我就是有点……有点讨厌你，虽说你对我挺照顾的，凭良心我不该讨厌你，自从我知道你就是大名鼎鼎的公子，总觉得远一些好，反正把你得罪了，干不下去就走人呗。”

“我这人公私分明，辞职也没必要。”钱一多说，“你前面旷工十八天，假也不请一个，按规定不但要扣工资，还要批评教育写检查。”

“你不让辞就算了，工资你扣，检查可不可以不写？”柴雀得寸进尺。写检查这东西最拿人，是把软刀子。

“瞧你什么态度？”钱一多等着柴雀求饶。

柴雀哼一声，主动拿了纸笔，趴在小胡的办公桌上当场挥就，娟秀的小字写了小半页纸，总体感觉挺深刻，要是放声读出来，挺肉麻的。柴雀当时出于这样一种考虑，尽快跟公子划清界限，欠了他的，还不清。

交了检查的柴雀抬着下巴走出人事科，真有点改过自新、重新做人的意思。

下班回到宿舍，柴雀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，一屋子的姐妹，从前一进门就找床，比尿急还急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今儿你不在，明儿她不在，一个个到很晚才回，精神抖擞的。小红也是。柴雀问她哪去了，小红一笑不肯说。柴雀正式工了，厂里女工们大多对她斜眼看，背地里说，这女人，人不大鬼不小，狐狸精坯子，心里却恨着，怎么公子黏着的是她不是我。一屋子里的，低头不见抬头见，脸上总是客客气气，人心隔肚皮，就小红没心没肺的，拿她当姐妹。柴雀说：“不说拉倒，睡觉了。”小红说：“你不愿和公子发展，我帮你介绍个男朋友吧。”柴雀说：“我过年才二十一，还早呢。”小红说：“等你不早了，好男人早被挑光了，听人事科的小胡说，咱们厂里未婚男女比例是三比七，男人可抢手了。”柴雀说：“要这么说，我肯定是剩下的四里的，哪像你，要胸有胸，要屁股有屁股，脸蛋又好，多少男人流口水呢。”小红捂着嘴嘿嘿地笑，哪有哪有。柴雀心里就明白了，原来她们忙着恋爱去了。

小红认识了人事科的小胡，柴雀算是看出来了。有一回，中午在食堂，柴雀端着饭盆往小红桌上走着，被小胡横里插上来抢先了。柴雀就近找位

子坐了下来，稍抬头瞥见他们吃得情意绵绵，目中无人。柴雀差点笑呛着，好个小红，挑到人事科去了，腿伸得够长的。其实小胡这个人，柴雀不怎么看得上，虽然他大专毕业有文凭，人也机灵，可惜没长开，脸像被人捣过一拳没弹回来，塌肩细腰，穿着西装架不住，像借来的，单论相貌小红配他有点鲜花插在牛粪上了。小红却喜欢了，聊天的时候也是小胡长小胡短的。柴雀在她面前总是挑小胡的长处说，时刻警醒着自己，以貌取人是不对的。

小红徜徉在幸福中，先富的不忘后富的，话里话外常常透露出替柴雀着急的意思。有次下了班，她约了柴雀出去吃饭，柴雀说：“我才不当灯泡呢。”小红说：“谁要你当灯泡，你跟我走。”说着把柴雀往厂门口推。出门左拐，她们进了一家川味排档。一位男子老远从座位上龇着门牙笑嘻嘻迎过来，没开口，柴雀就知道是一个厂的，穿着工作服呢。小红说：“我来介绍，这是我老乡，高逢元，在我们包装车间，这是我跟你提过的柴雀。”柴雀有种被出卖的感觉，脸皮上划过一丝笑，说：“你好。”很简洁，毫不拖泥带水。

饭吃得稀松平常。从头到尾就听到小红一个人在演讲，更像单口相声，说学逗唱全抖开了。柴雀平常叽叽喳喳的，这会儿成了大家闺秀，礼节性地回应着小红。高逢元像戏托儿，笑容时刻保持着，从微笑到呵呵到哈哈大笑，循环反复，而且笑的时候，露出两颗大板牙，松鼠一样，丝毫不顾及作为相亲男主角的形象。柴雀就奇怪了，有那么好笑吗？回来的路上，三个人无声地走，踩路牙的踩着路牙，踢石子的踢着石子，还有一个在后面，手揣在口袋里，数路灯。高逢元把她们送到宿舍门口，说声再见，就不见了。

小红似乎没有睡意，不想进宿舍，拉着柴雀坐到楼前花坛的边沿上。小红说：“我老乡，挺实在的一个人，多认识几个人也不是坏事。”

柴雀说：“你挺上心的，为了我。”

小红说：“姐妹嘛，相互照应着，大家千里迢迢聚到一起也不容易，不说这，我知道你不乐意。”

柴雀说：“心里没准备呢，太突然了，再说我真的还小呢。”

小红就笑了说：“在校园里老师管着，嫁人了老公管着，大好的青春还没燃烧就完了，小胡说得对，不轰轰烈烈恋爱一场对得起自己吗？”

柴雀也笑了：“看不出来你家小胡还挺风趣呢，小胡待你好吗？”

“挺好的，小胡还说，等机会帮我争取争取，解决个正式工。”小红说，“你可不许和旁人说。”

柴雀说：“小胡真有心。”

小红笑着：“回宿舍吧，一起去泡面，你肯定也没吃饱。”

六

有一回下班，柴雀一个人躺在狭小的铁床上，抠着墙皮，琢磨着，高逢元除了门牙大了些，人憨了些，总的来说，其他都还说得过去。差不多得了，自己也就这条件，要求不能太高——柴雀琢磨这事，是白天里遇到了钱一多。钱一多一贯的公子做派，嘴角总挂着不怀好意的笑，要是生在大宋就是西门庆，生在清朝也是韦小宝，特征异常明显。当初要不是小红提醒，差点上了钩，柴雀抱怨自己，明眼人一瞟就能给钱一多与公子划等于号，自己真是瞎了眼。柴雀专心致志于手上活儿，头发忽然让人揪了一下，抬眼一看，走出两米远的钱一多恰到好处地回眸一笑，挤眉弄眼的，柴雀心里骂句神经病。钱一多像听到她心里的声音，左脚尖支地一转，折回来，半个屁股搁浅在她的工作台上。“我跟你没深仇大恨吧？给爷笑一个。”钱一多勾着手指。柴雀白了他一眼，继续干活。钱一多挪下屁股，边走边说：“像你这样工作中带情绪的，肯定出次品。”结果真让钱一多说中了。躺在床上的柴雀想，不如找个男朋友，有了靠山，钱一多就不会肆无忌惮了，也好让他死了这条心。

柴雀趴在床上，像个狙击手，死盯着门的方向，直到小红出现，柴雀呼地窜下床。那时已经将近十一点了，宿舍熄了灯。前面进来的有的已经进入梦乡，发出轻微的呼噜声。小红正奔向自己的床，不意黑灯瞎火里冒出个人半途将她截住，吓得差点叫出声。她被截到柴雀的床上。一米宽的床，两个人有些挤，特别是面对着面的时候。柴雀很轻地说：“再说说呗，帮我。”小红用三秒时间接上话茬：“怎么，想吃回头草？”柴雀捏她的腰。小红说：“好好好，明天就帮你说。”

第二天下班，小红没有出去约会，晚饭也顾不上吃，拉着柴雀一起进

了宿舍。小红鬼鬼祟祟地关了门，抱着柴雀，“要死了，要死了，我该怎么办？”

柴雀说：“黄了就黄了，又不是多大的事。”

小红说：“黄是黄了，事大了。”

柴雀说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小红说：“我中午就找了高逢元，这本来是好事啊，谁知这个二愣子，他说，别的女人再好他也看不上眼，就是觉得我最好。”

“你？你不是已经有小胡了。”

“是啊，他说他不管，他就是喜欢我，他还……”

“还怎么？”

“还……还偷冷亲了我一下，把我吓坏了，要是小胡知道了我怎么办？”

“是不好办的，早知道这样，不托你了，害了你。”

“是我不长眼睛，我觉得我这老乡蛮不错的，才想着介绍给你，没曾想我看错了人。”

“过去了就罢了，不提他了。”柴雀安慰小红。

“你这样的好女孩，配他是给他面子，比他好的多了去。”小红安慰柴雀。

小红说的是事实。小小一个电子厂，年轻的男人站出来，有几个比高逢元差了？柴雀开始观察了，除了上班干活、睡觉闭眼，其他时间能用的都得用上，在食堂吃饭的时候，眼睛贼似的瞄来瞄去，下班了，在大门口站一会儿，装作等人，遇见熟人说说话，眼睛也是瞟来瞟去。果然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她很快在上下班的人潮里瞄上了猎物。他，走起路来头略上扬，目不斜视，腰杆直直的，步子大大，这些柴雀都很喜欢。柴雀就开始跟踪、打听、制造机会。但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。小红提醒她：“你要矜持些，动机太明显，男人会轻看你了。”“还轻看呢，别人压根看都没看。”柴雀这方面白纸一张，靠自己摸索不得要领，一次柴海燕来看她，她求着柴海燕传授传授经验。柴海燕笑她说：“缘分的事，哪有什么经验？我也没谈过恋爱，媒婆一介绍，合适的，订婚呗。”

柴雀对这个答复很失望，问她：“你怎么能见一面就定亲呢？”

柴海燕说：“大春这人，我自小认识，人还行。再说，我自己就这条件，只要能一起过日子，顺顺心的，就成。”

柴雀说：“我要求也不高，咋没有看上我哩。”

柴海燕说：“你们钱科长不是对你挺好？你还说要求不高。有这样的人瞧得上你，是福气。”

柴雀说：“人品不正我才不要，不就是有点钱，我又不跟钱过一辈子。”

柴海燕说：“其实，我看这钱科长人还不错，你别带偏见。”

“不提他。”柴雀说，“你帮我出出主意，怎样才能让男生注意。”

“你这么漂亮的小姑娘，稍微收拾收拾，打扮打扮，长眼睛的都会注意的。”

一想到要打扮，挺麻烦的事，柴雀斗志全消，勾搭个屁，不如拉倒。

七

那天，柴雀又让钱一多揩了一手油，有冤没处伸，气得手抖，干活也不利落。其实之前，钱一多揩的可不是她一个人的油，只要进了车间，哪次不是手亲脚亲的？那些女子明明被揩了油，嘴上说讨厌讨厌的，声音比胸还颤，眼都弯成一条线。柴雀不同，不说讨厌，只拉长脸，翻死鱼眼。可是越是如此，钱一多变本加厉了，只光顾柴雀一个。这招儿够阴狠的，要是目光有形，柴雀的后背一准让女工们扎成刺猬。好在柴雀不在乎这些，别人怎么看是别人的事，自己对人客客气气，不惹谁，不欠谁。

看着钱一多闻着手走远了，柴雀再一次暗下决心，一定要找个男朋友靠着！

柴雀开始谋划了。对，打扮打扮。可是，烫头发，问过小红了，便宜的一百块，柴雀说，这贵的，做头还是杀头啊？化妆吧，化妆品便宜的质量不保证，质量保证的不便宜，关键在于不会操作，抹不好弄成僵尸脸，吓人，还耗时间，费工夫。不如买衣服穿穿，可下班时分天也快黑了，锦衣夜行，谁看？要不喷香水，对，香水好，省事。柴雀做事麻利，趁宿舍的姐妹都不在，她赶紧把香水的包装打开。十元的香水，瓶子却很精致，牌子是一串字母，看不懂，看不懂没关系，按按指头喷就行了，上面下面，左边右边，简单。

走在路上，柴雀觉得有些呛，老打喷嚏，可能香水喷多了。又一想，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。眼睛探头一样扫着，奇了怪，往常总会遇见的他，今儿怎么不见人影了？心里甚至盘算好了，怎样模仿爱情剧里制造一次美

丽的邂逅，可惜，有心栽花花不发，万事俱备东风不来，就这样，柴雀在香水的浓重熏陶下左顾右盼一路无事，很不甘心地迈进了车间。当她在自己的操作台前坐下，周围的人先是陆续停下手里的活，东张西望，接着捂鼻子，再接着小声议论起来。柴雀听不到她们在说什么，但知道一定是在说自己，耳朵根子热烘烘的。钱一多就是这个时候走过来的，慢悠悠的，似乎不经意地，斜倚到柴雀的操作台上。他一手托着杯子，一副托塔天王的气概。柴雀看起来专心致志地干活，全当作没发觉旁边三十厘米处竖着个大活人。钱一多鼻子抖了抖，说：“谁喷这么重的香水？要呛死人啊，爷我感冒了都闻得见。”周围没有人应答，所有的目光齐刷刷灼向柴雀。柴雀脸皮子像冰川，皱也不皱一下，也不说话，干活，肚子里却悔青了肠子，捉鸡不成蚀把米，没引上小蜜蜂反倒招惹上了这只臭马蜂。

“还是劣质香水！”钱一多重重顿下茶杯，捂着嘴跑了。柴雀这才抬起眼睛，目送他跑远了，等他出了车间才把目光收回来，钱一多的那只茶杯立在操作台上，杯中的液体泼洒出来一些，稠稠的，流成一道儿褐色的蚯蚓。一股中药味儿钻进鼻孔，柴雀嗅了一下，是最讨厌的小柴胡。

后来，小胡跑了来，端了杯子又跑了去，来也匆匆去也匆匆，只留下一个嘲笑的眼神和一句貌似赞扬的话：“你真本事！”

你真本事！柴雀从早上咀嚼到下班，怎么就本事了？弄不明白。晚上问小红。小红说：“你不知道？公子今天吐得不轻，听小胡说，是闻了你的香水有反应。”

柴雀说：“我也闻着有点冲，大男人的，就吐了？”

“是吐了，听说，本来就感冒发烧，后来小胡把他送医院挂水了。”

柴雀眼珠一转，扬眉吐气了：“吐了才好，总算摸了个治他的门道。”她把手里的香水瓶摸着抚着，当成了观音娘娘的玉净瓶，宝贝着呢。

香水还真是法宝。一方面，起到了全无敌杀虫剂的功效，钱一多见了她总是捏着鼻子绕得远远的。另一方面，它还是爱情的桥梁。原来有心栽花花不发，如今无心插柳了，柳枝冒出小青芽，当柴雀不再需要男朋友作为对付公子的杀手锏时，他却出现了。那天下雨，食堂里满满的人，柴雀捧着饭盆，埋头自顾吃晚饭。他端着饭盆找空位子，踮着脚高瞻远瞩，锁

定了柴雀对面的红色塑料座儿。当他“咣”地放下不锈钢饭盆时，柴雀把脸从她饭盆里解放出来，瞪着大眼睛，忘记了咀嚼，愣了，这不是等了好久的那个他吗？

他问：“这座儿有人吗？”

柴雀用力摇头。

“那我坐了。”

“坐吧，随意。”

“好香啊。”他鼻尖儿抖了抖。

“土豆烧鸡架，闻着是香，啃着没肉。”柴雀翻出一截鸡脊骨，架在筷子上，筷子直颤。

“不是鸡。”他笑笑，“我说的是香水，很浓。”

柴雀不好意思地笑。香水是浓了些，虽然大大节制了，不达到一定的剂量怎么驱虫？他们吃饭的辰光，从香水谈起，展开了话题，姓名、籍贯、文化程度、家庭背景、工种、宿舍号，等等。要不是食堂的师傅催着要关门，他们还有更多的信息等待着交流。那晚，柴雀回到宿舍，拉着小红说：“小红小红，我遇到于松了。”

“哪个于松？”

“还有哪个，他呀！”

“哦？”小红替她高兴，“名字都弄到手了，行啊你。”

从那往后，柴雀回宿舍越来越不准时了，有时甚至落在小红后面。小红看着黑灯瞎火里摸上床的柴雀，低沉着说：“这么晚，做好事去了吧。”“别胡说，到城里看了场录像，老长了。”“真是有了对象忘了朋友。”柴雀说：“你还不一样？”两人就笑得铁床发抖。

原来这就叫约会。上学的时候，班上有冒着风险早恋的，一对儿一对儿偷偷摸摸，鬼鬼祟祟，柴雀总是不屑，她坚决听从老师及当代课老师的爸的教诲，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如今，体会着约会的感觉，蛮好，要是早知道考不上大学，不如约个会、恋个爱，至少给昏天黑地的高中三年撕开一道明亮的口子。就拿现在这枯燥无味的电子厂来说，不约会，不知道电子产业园区外面这么多的男男女女在夜晚里晃荡；不约会，不知道由于交通的不便，夜晚里摩托的士长龙似的排着，成了新兴产业；不约会，不

知道夜晚里还有叫你出示身份证、暂住证的大盖帽。

八

柴雀感觉蛮好的时候，有个人感觉就不好了，不用说，那是公子钱一多。钱一多见了柴雀，远远地立着，递一个幽怨的眼神，转过去，双手插进裤袋里离去。据厂里的资深临时工小红介绍，从没见过公子这副颧相，从前只看到公子换女朋友猴子掰玉米似的，成天春风得意，这阵子也不知道他哪根神经搭错了。那天下班时分，柴雀欢欢快快奔向食堂的时候，钱一多在车间门口堵住了她。钱一多站在宽阔而厚重的铁门框下，背着光，阴森森的。柴雀有些紧张，感觉到了武侠小说里说的那种杀气，这让她想起最初找男朋友的目的，可惜事到临头，远水救不了近火。于松不在车间，他在工程科，是名技术员，这会儿他正食堂等着她，估计托着两个饭盆在排队了。

“钱……钱科长，什么事？”柴雀壮起胆，起码的礼貌是必须的。

钱一多一手捂着鼻子，喻声说：“你真喜欢香水？”

“可喜欢了。”

钱一多一手从背后绕向前，变魔术似的拿出一只小盒子，挺精致的，一手依然捂着鼻子，说：“这个送你的。”

“我不要。”柴雀条件反射。

钱一多说：“你用这个吧，劣质香水用多了不好，有毒。”

“不需要你关心吧。”

“关心员工，应该的。”

柴雀一闪，想从他旁边穿过去。钱一多也一闪，他上学那阵，在足球队当后卫。柴雀差点扑进他怀里，急得红了脸。钱一多说：“柴雀，你当我女朋友吧。”

柴雀反而不慌了，昂着头，眨着眼说：“钱科长，对不起，我有男朋友了。”

“你说于松？呵呵，你还是离他远点好。”钱一多说得很轻松。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

“我是人事科长嘛。”钱一多说，“他不配你，跟我吧，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以后只对你一个人好，眼睛都不往别的女孩身上瞟一下。”

好像电视上的花花公子也常这样说，屁股一转，又是老样子。花言巧语，口是心非，这是他们的天赋。柴雀说：“你饶了我吧，我就一农村姑娘，长相不中看，也没学历，一无是处，你看上我什么了？”

“你的全部，从上到下，由内到外。”

柴雀直起鸡皮疙瘩，哼了一声说：“我高攀不起。”

“不管你跟不跟我，离他远点。”钱一多咬咬唇，突然把小盒子塞进柴雀的口袋，转身走了，留下一句话：“别怪我没提醒你，我是为你好。”

隔了两天，老时间老地方，钱一多又一次堵住柴雀：“你把我送的香奈儿送人了？”

“你怎么知道？”柴雀说，“送了又怎样？”那天回到宿舍，柴雀直接把小盒子转手给了小红。

“我闻到小胡身上的香奈儿，我对香水敏感得很，你知道的。”

柴雀说：“小胡身上的香水味关我什么事，我又没送他。”

“我知道你不是送给他，好了，不说这个。”钱一多又拿出一个小盒子，“给你。”

柴雀退让一步。

“你不要也可以，明天，我就把于松开除了。”

柴雀瞪他说：“为什么？他又没做错事，你怎么可以公报私仇。”

“你不信？厂是我家的，我想怎么来就怎么来，我的脾气你不是不知道。”

简直是赤裸裸的威胁，柴雀不接话。这种事，他这样的人还真干得出来。于松是技术员，论工作，与车间的工人比不算苦，待遇却不差，柴雀知道，于松对这份工作并不十分满意，他说过，凭他的本事，可以找到更好的。但是，不管他满意不满意，不能因为自己的原因让他失去工作。柴雀纠结在原地。

“你等着，明天见分晓。”

“别！”

“这就对了嘛。”钱一多得意地笑，“你又不损失什么，只赚不赔。”他把小盒子塞进她的口袋，然后轻轻拍了拍，装实了。

柴雀流了一背脊的冷汗。后来，每次跟于松在食堂、在录像厅、在幽

暗灯光下的广场长椅上，她心里总不得踏实，觉得背后会突然蹦出个人来。

“别人出来打工，自由自在，没想到，你混了个正式工，反而给套住了。”柴海燕嘴上笑柴雀，暗里替柴雀拿主意。她总是就空来看看这个堂家妹妹，谈谈心事，说说笑笑，看她过得好不好。柴雀却从不去看柴海燕，有时也想去，想想又算了，那种地方还是不去为好。柴海燕说：“雀儿，钱一多也没什么不好的，要不你从了他吧，做个阔太。”

“什么馊主意。”

“要不你和小于赶紧结婚，断了他的念头。”

“我才二十一呢。”柴雀羞红了脸。

“没到龄没关系，学我，你未来姐夫大春不也没到龄，现在流行先上车后买票。”

“我不，被我爸晓得了不扒层皮？”柴雀说。

“你爸是个书呆子，思想不解放。”

“虽然我是被他气出来的，但这么大的事，总不好一个人做主。”

“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。”柴海燕一根手指绕着辫子，纺线似的。

“烦死了，烦死了。”柴雀直挠头皮，“算了，兵来将挡，想多了也白搭。”

“雀儿，要不我陪你出去散散心吧。”

“散什么心？”

“我们一起去看看大海吧，就让海风把你的烦恼统统带走。”

柴雀笑笑说：“算了，几十里路呢，大老远的，一摊水有啥看头。你放心，我柴雀不会轻易被击倒的。”之前有一次休息天，柴海燕带她去了一回海边，柴海燕激动得直往浪里赶，柴雀却觉得没意思。

柴海燕说：“好心当了驴肝肺。对了，只顾说你的事，还没说说我的事呢。”

“什么事？”

“五一节前我得回去，家里重掐了日子，催着把喜事办了。”柴海燕抿着嘴笑。

“这么快，不是说年底办的。”

“肚子不能等。”柴海燕轻柔地抚着肚子。

柴雀这才注意到，海燕姐的肚子微微凸起来。柴雀激动得跳起来。

“这趟回去我可能再也不来了。你不陪我看大海，那一定要陪我回去。这一村里，就你和小凤姐跟我最好，三张车票我已经买好了。”

“好，我陪你，正好回去冷静冷静，再说我姐结婚是大事。”

柴海燕笑得很甜。柴雀很久没看到她这样笑过。

第二天早早的，还没到上班时间，柴雀就等候在人事科门口，心里盘算着一套套请假的说辞，没想到的是，一话也没用上。钱一多先说了两个字：

“准了。”柴雀正往外蹦，钱一多又加了一句：“等你回来，我有重要的事跟你宣布。”语气里满满的自信和得意。柴雀感到很不踏实。

九

一路上，柴雀揣测着那件重要的事，到底能有什么事？难不成钱一多又想出损招来缠她？她翻遍脑子，没有一点预见性，托着脑袋望窗外，六神无主。海燕、小凤作为过来之人给她出谋划策，遇到好的不要等，不要观望，眼睛一眨鸡飞蛋打，该出手时手起刀落——她们说的是钱一多，富家公子，抢手货，别人想还不想不来呢。她们劝柴雀，跟姓于的赶紧断了吧，别捡了芝麻丢了西瓜。柴雀却定着头，说，你们这些势利眼。心里拿妥了主意，一回家，把结婚的事情摆上议事日程，别让钱一多把事搅黄了。

出了车站，大春和柴小凤家的男人一人跨着一辆摩托车，并排着，向她们招手。柴雀问大春：“大春姐夫，我爸呢？”柴海燕提前和家里联系好了的，叫大春通知富仁叔来接柴雀。大春说：“你爸这两天可忙了，去你家两趟都没遇着。”柴雀说：“我爸能有什么忙头？”大春说：“跟戏班子出去挣钱了，我车座儿长，你和燕儿挤挤呗？”柴雀说好的，心里琢磨着，爸当不成代课教师了，能找个事做也不算坏。

柴雀回到家。她对家的情形作过极坏的想象，但从门缝里窥去，还是超出了她的预期。这样的家，还锁门干什么？她坐在门槛上，看着场边野草，等爸回来。天挨黑的时候，柴富仁回来了，身上略有酒气。柴雀印象里，爸向来不沾酒的。柴富仁猛然见了柴雀，倚在墙上，醒醒酒，笑着：“雀儿，你回来了。”柴雀也笑了，叫爸。自妈过世后，没见过爸的笑脸，柴雀心里暖了起来。

柴富仁想为女儿做些吃的，米没有，蛋没有，自留地里不用看，除了

草啥也没种，这时间哪儿买菜去？柴富仁手忙脚乱，怪她回来不提前说一声。柴雀笑他，就算有米有菜，你忙得出来吗？柴雀自己找遍厨房，角落里搜刮出一些面粉，挑去白白胖胖的蛀虫，给自己做了一碗疙瘩汤。趁着气氛尚好，柴雀一边吃，一边说，从生活琐碎过渡到终身大事。柴富仁听完情况介绍，过了半晌问：“男孩家境怎么样？”

柴雀说：“应该还行吧。”

“什么叫还行？老家在大西南山窝里，肯定比柴庄还穷，依我看你不如在家找个，知根知底，好过日子。”

柴雀想，今天谈不出结果不要紧，不能闹崩了，缓两天再磨磨。

柴雀后来知道，这大半年下来，爸过得相当不容易。

田荒了，猪卖了，鸡让黄鼠狼偷了，柴富仁在从知识分子向农民转型的道路上节节溃败，家里少得可怜的积蓄很快见底了。一无是处的柴富仁决定放下架子和面子，发挥特长，改走文艺路线。于是，他主动出现在梅小兰的临时戏台子下面，挤在前排，伸着长长的脖子，捧出一张白白净净的笑脸。在下一站的临时戏台子上面，观众变成了演员，白白净净的笑脸变成了稀里哗啦的哭脸，对，哭是他的职业。第一次有点放不开，戏台不像讲台，不知往哪站才是黄金分割点。后来，渐渐地，熟门熟路了，入了戏。入了戏就难以分清是人生如戏，还是戏如人生。

当然，柴富仁的表演仅限于白事，他天生不是一个喜剧演员。老了人，孝子贤孙们不会哭，或者哭得没有声势，柴富仁一个前戏，氛围就调动出来了。也有主家图省事的，干脆找柴富仁代哭。柴富仁不遗余力，柴雀妈走的时候也没见他如此感天动地。一撮本应痛哭一场的孝子贤孙心甘情愿让外人剥夺了哭的机会，垂着头，躬身在后面，拿纸、拿绢、拿袖子掩着眼睛。柴庄以及柴庄以外的四乡八邻，也许更广阔的范围，在丧礼这桩大事上，茶余饭后总有好事者作个比较，比比谁家哭得好，哭得越狠似乎越孝顺，以至在口耳相传的闲话里孝名远扬。所以，很自然地，柴富仁一哭而红，极顺利地解决了温饱问题。

柴富仁把哭奉献在戏台上了，很卖力，当作事业。在台上哭了，劲过了，自然极少浪费在台下。其实，在台下不哭还有一层原因，因为梅小兰。梅

小兰是个碎嘴子，台上唱歌小品主持通吃，散了戏，意犹未尽，与主家与熟人与追戏的与不相干的，说荤段子讲春话，笼在她周围的人掉了下巴似的，比看她台上表演还要有滋有味。柴富仁在她旁边，耳濡目染，颇有乐趣，吃饭的时候，也学着她，喝点小酒麻一麻，日子也滋润起来。

柴富仁出名了，庄上人却躲他如躲瘟神，当他合情合理出现在侄女柴海燕的婚宴上时，柴三伯和柴三婶双双脸上挂了一层霜。柴雀挺同情他们的，尤其是柴三伯，剃头买猪挑大粪都要翻黄历掐日子的人，你想想，能无忌讳吗？柴富仁觉得自己不受兄弟待见，喜酒也不吃，气走了。柴雀本来是要劝两句的，劝不开，事态升级了。柴富仁说：“我就乐意，我哭了舒坦，一天不哭憋得慌。”

简直岂有此理！柴雀实在无话可说，惹不起躲得起，躲得远远的。柴雀本来想找个合适的时间，好好谈一谈人生大事的，黄了。

十

这次出来，柴雀是跟柴小凤一道儿坐的火车。柴海燕大婚，又怀了孩子，年前不出来了。柴雀不想和柴小凤姐说话，想睡会儿，睡不着。柴雀比海燕小三岁，比小凤小五岁。在庄上，柴雀从小与小凤没怎么一起玩过，相差五岁，似乎隔阂了。要是海燕姐在，她们似乎才有话说。她们在火车站分了手，一个上了21路公交，一个上了的士，各奔东西。

一回到厂里，钱一多迫不及待召见了柴雀。

钱一多摸出一根烟，打火机蹭了半天不冒火，烟和打火机一起摔进垃圾桶。钱一多黑着脸说：“这事，我说了也许你会恨我，但我还是得跟你好好说说，记得我提醒过你的，少和他来往。”

原来为这事，柴雀反而定心了：“你好像无权干预我的生活吧。”

“是，但我还是要说。”

“你说吧，我洗耳恭听。”柴雀拉一张椅子，慢慢坐了下去。

“他已婚……”

“你胡说。”柴雀“唰”地白了脸，屁股才碰上椅子，又弹开了。

“我看过他的个人资料。”钱一多说，“上次提醒你时，我就看了，没有印证。前段时间，我专门打电话去他老家，是他妈接的电话，我叫她

请儿媳妇听电话，她说，儿媳妇在地里干活呢，她在家里带孙子……”

“钱一多，你个大骗子。”柴雀捂起耳朵跑了。出了人事科，她没有去找于松，心里乱着，需要静静。按理她回来了，于松会来找她的，但没有。第二天，他们像第一次遇见那样，在食堂不期而遇。于松端着饭盘，埋头绕开。她说，你站住。

于松不说话。柴雀想看到他气得跳起来的样子，想听到他反驳时的脸红脖子粗，但他什么也没有做，饭盘中的菜汁不小心滴在地上。柴雀回老家期间，钱一多找他谈过了，他知道这一天终将到来。沉默了很长时间，他说，柴雀，对不起。

于松离开电子厂是在五月底的一个下午，天空飘着小雨，空气中潮潮的。雨里，他一个人，背着红蓝相间的蛇皮袋。厂区里空荡荡的，大家都在上班。其实他不一定非要选择离开，但他要脸面，觉得躲不过厂里那么多人的眼睛，尤其是柴雀的。柴雀从车间里奔出来，她觉得应该送送他，她甚至觉得，这一切都是她的错，是她想利用他来对付钱一多，起初一直是她在主动。她追上去时，公交车的尾烟打散在雨里。她望着车消失的方向，脸庞上湿湿的，不知是雨，还是泪。她站在雨里，看着一辆又一辆公交车、轿车、摩托车从她眼前开走了。

那天晚上开始，柴雀病了，高烧不退。第二天，小红拉她去医院，她抱着被子，死活不肯，在床上僵着。钱一多来看她，给她带了退烧药，她死活不吃。

过了些时候，柴小凤来看她，在她床边来回走，魂不附体似的。柴雀说：“小凤姐，你别转了，转得我想吐。”柴小凤说：“我急啊，我说你们俩没一个让人省心。”

“还有什么事？”

柴小凤不踱了，说：“没，不说了。”

“什么事，怕我扛不住？”

柴小凤坐到她的床沿上，过了很久才开口：“雀儿，这些天有没有和海燕联系过？”

“海燕姐，人家不是在蜜月，哪有空睬我？”

“看来你也不知道。”柴小凤说，“都怪我。”

柴雀挨着坐起身。

“我给她打电话，关机了。”

“海燕姐哪去了？”

“海燕走了，她没来找我们。”

“不是才结的婚？”

“都怪我，陪她回去结婚，结果惹了事。”

“你又惹什么事？”

“你姐夫他有个相好的，这次回去被我撞上，我们吵一场。本来吵吵也就过去了，他听了那婆娘的枕边风，这些天提出要跟我离婚。那婆娘在村里到处泼我脏水，说我在外面卖。”

“那海燕姐呢？”

“大春要是听说了，能放过海燕？海燕虽然按摩捏脚，没做过不正经的事，但海燕终归是我带出来的。所以我不放心，才给她打电话，结果关机了。我打给大春，他劈头盖脸就骂，说我们都是不要脸的，等他骂畅快了，我问他海燕哪去了，他说走了，我问走哪了，他说不知道，就当没讨这婆娘。我说，海燕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，她怀着你的孩子呢。他竟然说，谁知道她怀了谁的野种，就挂了电话。我又打给三婶，她说海燕走了，最好不要死回来，就当没这个女儿。我说，海燕没做过见不得人的事，她干干净净的。三婶说，你怎么有脸给我打电话，都怪你，带坏了海燕，坏了我们柴家的名声。她们没人信我，也没人信海燕，海燕她跳进黄河洗不清了。”

“海燕姐一定很伤心。她一直都说，她在盛世大酒店当经理。”

“我对不起她，她正挺着肚子呢，一个人走哪去了。”柴小凤拉着柴雀的被子角擦眼睛，“我对不起海燕，干干净净一个姑娘，沾了我的晦气。”

那天，柴小凤唠唠叨叨说了很多话，关于海燕的，很多事柴雀从没听任何人说起过。

柴小凤说，海燕刚来那会儿，想回去，回去又怕坏了我，就留下了，只学推拿按摩，捏脚修脚。海燕好不容易守住了，好不容易。

柴小凤说，海燕当初以为沿海城市可以看到海，来了才知道，到海边

还有三十多公里，几年了，难得有一两次机会抽出空去看一回，比海水还咸的臭脚倒是伺候了成千上万。

柴小凤说，海燕想转行，她向往去酒店工作，哪怕端盘子洗碗扫地，她不是怕吃苦，只是怕钱比往年少挣了，回去不好交待，露马脚。

柴小凤说，当初你非要跟她出来，她死活不肯，她不想你走这条路，硬是把你推到电子产业园，海燕说你可能会记恨她，但她认为这是她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事。

柴小凤说，你才来那次，你们在车站吵崩了，她不放心的你，天天傍晚趁着工厂下班时间，生意也不顾，坐21路出去，在这一片电子产业园区里，大小上百家厂子，一个厂一个厂地找，一个厂一个厂地守，回头有的时候公交下班了，只好打摩的，有次还让摩的拉到荒郊里，差点被欺负了，逃命似的逃回来，默默哭了好些天，她告诉我说，那阵子老做噩梦。

……

听着听着，柴雀呜呜地哭，要不是发烧嗓子哑着，一定哭出很大的声音。

十一

经历了一场持续而反复的高烧，柴雀的手指似乎僵硬了些，做事情也不像从前那样麻利，有时人也恍惚着，梦游似的。柴雀下班了，食堂里吃过饭，常常傻坐着，大婶来收桌子，才思量着走。有时走着走着，不是回宿舍，竟出了厂门。当大卡车、摩托车从她身边呼啸而过的时候，才吓得她浑身一颤。有时站在厂门口，向里左望右望，像等人。站在自己厂门口，大部分人都认识，没什么，有时候站到隔壁的，或者隔壁的隔壁的厂门口，也向里看，厂里进出的人就会打量她，有小青年朝她吹口哨。她在厂门口什么也没等到，空落落的，有时问自己：海燕姐就是这样寻我的吗？

她想海燕姐了。

有一个周末，她在公共电话亭里拨海燕姐的手机，不通，再拨，仍不通。记得海燕姐说过，她的手机是手机中的战斗机，战斗机也不好使。她就鬼使神差地拨了自家里的电话，想问问爸，看他知不知道海燕姐的情况。正巧柴富仁没有出去演出。柴雀听到那头传来“你好，请问您哪位”的客气问候，心头酸酸的，出来这么久，竟然从没给爸打过电话，父女俩吵归吵，

柴雀觉得，感情是在的，毕竟血浓于水。柴雀吸了一下鼻子，叫：“爸！”那头沉默了片刻，继而是深深的呼气声，然后是咆哮加哭唱：“你还有脸叫我爸，我没你这样的女儿，你……你……你竟然跑到外面卖风尘，我从小把你教育到大，不如教育一条狗……”

“我没有。”柴雀捂着嘴。

“还狡辩，事情都摆明面上了，一庄上的人都知道，从此你别踏进我柴家的门。”

柴雀知道，再如何解释也是白搭，在那头新一轮咆哮来临之前狠狠地挂了电话。柴雀突然清醒过来了，原来，自己在千里之外的柴庄人眼里，已经落得和小凤、海燕一样的境地，那个破落如狗窝的家也容不下她了。她无路可回了，家容不下她，柴庄也容不也她，以及小凤、海燕。她突然觉得，海燕的出走也许是一个正确的选择，留着，可怎么活。

她想去寻海燕姐，但不知道去何处寻，她决定先辞职再说，一座城一座城找过去，哪怕满世界找遍，就像海燕当初一个厂一个厂找她一样。

后来，柴雀如她所想的那样，走过一个又一个城市，没钱去下一个地方了，就停下来打一阵工。工厂一般不收她这种短工，她就洗碗刷盘子，洗脚修脚也学会了，比较起来，最喜欢的还是发宣传单、贴小广告，可以附带着找人，把寻找海燕的启事与寻狗寻猫的贴在一处。有一回贴牛皮癣，被一位敬业的城管见了，追了两条街。

她先找的沿海城市，小凤说过，海燕喜欢海。每到一处，她先挨个找酒店，海燕的理想是当酒店的经理。然后找按摩店，找电子厂、服装厂，一切可能的地方，都去一遍。每遇到一个人，她直接问，你好，请问你认识柴海燕吗？常常是不用等别人开口作答，她也能知道答案。

柴小凤在另外的城市寻找，柴雀经常与她联系，买了手机，先是两三天联系一次，渐渐地，每周一回，后来，每个月一回。地大物博的国家，十几亿人里找一个，真是大海捞针，柴雀对着破旧的地图，大半年寻下来，才走了蚯蚓长的线。

有一次通了电话，才隔一天不到，小凤又打来了，柴雀心里一阵紧，难道她有海燕的消息了？小凤说，她所在的那座城市，警察在海边发现了

一具无名女尸。没说完她就哭起来，哽咽说：“我怕会是海燕。”

“肯定不会的。”柴雀这样安慰小凤姐，心里却直打鼓，立刻坐车赶了过去，当场确认了不是，才放了心。

“我就说，肯定不会是海燕。”柴雀轻松地说。

“就是不放心才来看一下嘛，这下好了，不是她，放心了。”

“海燕姐才不会做傻事，我懂她。”

“嗯，也是，要做傻事早做了，不会等到今天。这死丫头一定是躲起来了，按说孩子也该生下了。”

“也不知道生的男孩女孩，她一定是在某个谁也不找不着的地方好好地活着，不希望任何人打扰她。”

“既然来了，我陪你到海边走走吧。”小凤说，“这一片的海很蓝。”

她们去往海边，在沙滩上坐到日落，大海告诉她们，既然海燕不希望别人打扰，那找了干嘛呢，真找到了岂不是对她的再次伤害？

有时，没有消息也是好消息。

“不管天涯海角，好好活着就成。”柴雀站在沙滩上，身后不远处，是一家海景大酒店，被落日的余晖染得金光闪闪。她像个孩子一样赤脚在沙滩上奔跑一阵，朝着大海喊：“大海，我不走了！”

大海蓝得发黑，海水茫茫处有海燕逐浪翻飞。

发表于《都市》2022年5期